

教我读诗，教我做人

——《叶嘉莹说初盛唐诗》读后感

国际处 周思余

叶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说过：“中国古典诗歌非常注重感发，而读者与作者之间可以引起感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共同的读书背景...这是欣赏中国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的基础。”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地方，即便诗词在现在早已不及当时的繁荣，但幸好我们还有机会去吟诵这些先人们留下的美丽诗篇。我想从以下几方面谈一谈对这本书的感受。

首先，是叶嘉莹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感发”一词。中国的文字是神奇的，往往一个词你从心中能感受到它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换成具体的语言阐释很难，“感发”就是这样一个词。它不是简单的感动，是感动了并产生启发和联想。而一首好诗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发和联想，叶先生认为这个责任是由作者和读者各负一半的。这就又涉及到共同的读书背景的问题了。虽然五千年中国历史历经朝代变迁，但中华文化的根从种下那一天开始就深深扎根于华夏土壤中了。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可以说有读诗的基本素养在，比如一首诗中提到“秋”、“雁”、“落叶”等一系列意象，读者会很自然的联想到相关的情感，这是中国的读书人一代一代传承的传统，现在我们更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叶先生十分注重诗歌的感发性，她说“文学作品的表现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文，一个是质。文，就是说它的文辞、它外表的形式；

质，则是它真正的本质和内容”，从书中无疑可以看出叶先生是更偏爱质胜于文的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说过“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以诗所表现的世界是更加博大的，这就要求诗中要有能引起读者感发的句子。我很同意“感发”这一概念，从小到现在读过的唐诗也不少了，但小时候能记住的诗句常常是那些押韵押得好、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诗，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更加容易记得的是那些能勾起自己回忆或者读起来会为之心有一丝颤动的诗句。所以每个人心中的好诗可以不一样，毕竟不可能每个人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读完这本书感谢叶先生用“感发”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读诗的视角。

“感发”不仅可以用于诗歌，其他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可以用到。一本好的小说必定是其中哪段文字、哪个场景让你似曾相识，一幅好的画作必定是其中某个人物或风景牵动了你的心，一首好的音乐必定是某个音符某个旋律某句歌词触到了你的灵魂深处。就像“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因此每个人对不同事物的感受也是特殊的。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作品才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处于现在这样一个纷繁的世界，我们每天都受到外界太多的干扰，很少有机会去倾听心里的声音。或许我们该放慢前进的脚步，稍微停下来瞧一瞧身边的人和事，和自己的心进行一次对话，我想这样之后我们会走得更顺畅。

这本书中还多次强调的是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仕与隐的情结。书中提到的几位诗人，无论是仕隐两失的孟浩然，仕隐两得的王

维，还是既求仕又求隐的李太白，都逃不过仕与隐的情结。大多数诗人都是渴望求仕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尤其是生于初盛唐这个完全可以大展拳脚的时期，只要是对国家人民抱有殷切希望的读书人都希望能一展才华，留下为世俗所称赞的功名。但人的欲望是可怕的，很多人进入官场后就逐渐丧失了善良的本性，直到现在这个现象依然如此，另一些清醒的人就不愿同流合污转而求隐了。叶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仕与隐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是陶渊明，他在求仕不得的现实面前毅然归隐田园，并且能自得于悠然南山的生活，是一个真正的隐士。有些诗人的诗虽然写得好，但在人格上并不值得称道。一个人只有内心纯净了，心无旁骛了才能写出更加有感发力的作品。并不是批判进入官场的人都会变得污浊，但在官场中能保持清白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的人，那就更能称得上是贤人了。这样看来，陶渊明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真正的隐者。生活在初盛唐的诗人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让他们都有志于求取功名，但好的时代往往也是危机四伏的，官场的复杂邪恶程度远比儒家描述的要深，他们常常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不定，从他们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他们报国的豪情壮志，也可以感到无法被人理解、只能寄情山水的无奈。仕与隐的情结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情结，如今也有很多人也依然纠结于仕与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真该向五柳先生学习，无论是仕还是做其他职业都保证做到心无旁骛。心系一处，决定了就坚持做下去，虽然中途可能布满荆棘，但这是当初自己所选的路，没有时间后悔只能勇往直前。如果有那么多时间用来纠结到底选择那

条路，不如凭着最初的兴趣选择一条认真地走下去。

叶先生这本书从初唐讲到盛唐，从王绩讲到岑参，其中最喜欢的还是诗坛上最出名的天才——李白。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李白不是生活在盛唐，而是生活在其他任何时代，还会不会给中国诗坛留下这么多伟大的诗篇。叶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想能回答我的疑问，她认为一个诗人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分不开的，所以幸好李白是生在了盛唐。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盛世之一，国家强大因此造就了开阔博大的政治气象，自然也会影响到诗人及其作品的风貌。你看李白的《行路难》，即使是写他的悲哀失意也是写得那样洒脱飞扬。再来开阔的气象铸就了他奇妙绝伦无边无际的想象，《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世界只有李白一人能用如此美丽精炼的诗句写得出来。叶嘉莹先生称李白为“仙而人者”，每次吟诵诗仙的诗后的确是有这种怀疑，“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啊！

初盛唐是诗人辈出的时代，叶先生也不可能把每位诗人都涉及到，但我认为书中所举的诗人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很好的代表了诗歌在唐朝前期的演进过程，感受到了一代一代诗人对推进诗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书中同时讲到了很多关于中国诗歌理论的东西，叶先生都用十分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一一解释给读者，使读者不仅领略到初盛唐各种不同风格诗人的风采，也学到了许多读诗、解诗的基本方法和视角，同时也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体悟出生命的神奇。唐诗作为中国文学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值得我们反复吟咏，其魅力只有在将诗句读出的那一刻绽放，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学修养理应包括读诗在内。